

友谊花开万年红

· 演 唱 集 ·



· 演 唱 集 ·

友誼花开万年紅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60年 沈阳

友誼花开万年紅



春風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沈陽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號） 遼寧省文化局書刊出版業登記證出字第3號
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遼寧省新華書店發行

787×1092 32開 • 16,000字 • 印數：1—2,000 1960年1月第1版
1960年1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T10158·162 定價(5)0.08元

目 录

曲 艺

歌唱英雄瓦西里(鼓詞)	李玉文 (2)
深情厚誼(二人快板)	明 徑 (4)
中苏人民心連心(二人轉)	耿 瑛 (8)
友誼花开万年紅(唱詞)	李殿文 (12)
多亏苏联老大哥(山东快书)	里 瑛 (16)

歌 曲

中苏友好歌	安 娥 詞 (19)	呂 驥 曲
友誼歌	小 云 詞 (20)	枝 福 曲
在列車上	放 平 詞 (20)	邦 律 成 曲
黑龙江之歌	肖 馳 詞 (22)	羊 鳴 曲

歌唱英雄瓦西里

(鼓 詞)

李 玉 文

(唱)表的是鷄西縣有座鷄冠山，
四周圍環繞一條飲馬川，
飲馬河水淙淙响，
鷄冠山上百鳥喧，
芍藥花开百合放，
花紅一片艷陽天。
山頂峰一眼可望烈士塔，
眼望着高塔想蘇聯，
四四年柏林展開大血戰，
打敗了德寇勝利凱旋；
四五年八月出兵東北，
為的是消滅日寇搭救咱。
陸海空軍齊出動，
三路分兵好威嚴，
好一似秋風掃落葉，
又好象排山倒海一樣般，
哪怕它鋼骨水泥大堡壘，
哪怕它懸崖峭壁冲雲端，
有道是馬到成功旗开得勝，
突破了千層苦來萬層難。
蘇聯軍节节勝利暫且不表，

回文說蘇軍大戰鷄冠山，
鷄冠山上干戈起，
硝煙弥漫遮蒼天，
機槍和大炮响成一片，
克菽莎突突突地冒火焰，
鬼子兵縮頭藏頸守工事，
垂死掙扎不動彈，
把鷄西公路布成火力網，
水洩不通封鎖的嚴，
爆豆般的機槍連聲怪叫。
沙遜諾夫班長眼瞪圓：

(白)“同志們！冲啊！”

(唱)一聲令下，

眾戰士冒着槍彈冲向前，
殺聲震天來勢猛，
一口气冲進了戰壕里边，
交手戰打的鬼子連傷帶死，
一个个東逃西散狼狽不堪，
眼看着戰鬥就要全獲勝，
又誰知千鈞一发出了難：
鬼子兵左边工事开了火，

紅軍們卧倒在地平川，
战士想：难道說眼前胜利能
放弃？

在敌人火力下停止不前？
指揮員高明細克大尉开言
道：

“摧毁工事誰来担？”
話犹未了应声起：
“不完成任务誓不还！”
你道这是哪一位，
瓦西里·柯列斯尼克共青团
員，

精神飽滿意志堅，
高高的个子膀大腰寬，
初入伍就当机枪射手，
以后又加入工兵队里边，
他热爱自己的偉大祖国，
有道是祖国炊烟也感到香
甜；

他更爱自己的宝貴生命，
为啥他生死二字抛一边？
为的是拯救中国人民出苦
海，

苏联同志高貴品質非等閑，
在这时来不及再說一句話，
盯住了鬼子工事爬向前，

(轉快)你看他两步并作一步滾，

三步并作两步竄，
爬过树林到空地，
工事不远在面前，
鬼子一見魂飞天，
机枪扫，雨点般，
只打得瓦西里，身前身后、

身左身右全土冒黃烟，
瓦西里，身子輕，动作快，
机动灵活有勇有謀两双全，
但見他，燃燒彈，手中端，
瞄准了机枪眼，

众战士，仔細觀。
一条黑影猛立起，
手一揮又卧倒在地平川，
轟的一声就爆炸，

工事开花冒了烟，
众战士剛想冲上去，
不料想鬼子沒死完，
机枪扫射来的猛，
密集火力雨点一般。

瓦西里，急了眼，
一股怒火冲上天，
想起斯大林說的話，
一字一句記心間：
为了解放全人类，

保卫人民好河山；

想起中国老百姓，

水深火热盼晴天。

但只見忽的一下扑上去，

(白)他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机枪

眼，壮烈牺牲在(唱)(中板)

鷄冠山。

战士们一見紅了眼，

冲向前，亚赛猛虎下了山，

半小时把日軍全部歼灭，

解放了这座鷄冠山。

到如今工厂烟囱如林立，

遍地的庄稼丰收年，

水有源来树有本，

解放东北不忘苏联。

瓦西里苏联英雄精神不死，

瓦西里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为纪念苏联朋友瓦西里，

烈士塔巍然峙立在山巔，

苏联同志鮮血洒在中国土

地，

中苏的友谊血肉相連。

深情厚誼

(二人快板)

明 徑

甲：唉，竹板一敲呱呱响，

咱們談談亞麻厂。

乙：亞麻厂，真够劲儿，

亞洲也数第一份儿(翹大拇指)！

甲：这厂房，修个大！

生产、保安、防火設備完全

是自动化。

乙：自动化，近代化，

机器又大又复杂。

甲：它复杂，咱不怕，

教咱技术有专家，

一年工夫学会它！

乙：苏联专家保保夫，

到咱厂里教技术，

不怕麻烦不怕累，

教咱技术咱通路。

甲：通了路，进一步，

又把理論来講述。

又列表，又画图，

就怕咱們記不熟。

乙：一边安，一边教，
结合实际效果高。

甲：这专家，心腸热，
把着咱手教咱做。
风多大，雨多大，
怎样辛苦他不怕！

乙：有件事，能說明，
专家教咱是多热情：
五二年，开工前，
車間机器剛安妥，
专家轉天就要回苏联；
就連他回国这前一天，
自己事情一边撂，
仍然照常来上班。

甲：进車間，心留恋，
眼珠直在工友們身上轉。
对大家，把話談，
談了一气儿又一气儿，
一句也沒提明天回苏联。

乙：談的大半是技术事儿，
为了回国不惦记，
向着大家提了問題。

甲：专家照着老規矩，
問到誰，誰答对，
別人不兴管“閑事”

乙：今天問的这些題，

各个答的都差不离，
可十个指头伸不齐，
大个里头有矮子。
这回問道李玉林，
油葫蘆打酒甯了題，
专家心里可着了急。

甲：李玉林，答岔了道，
专家說句“湊合老紹”！
这专家，思又思，考又考，
摇摇头，看看表，
急忙直起腰，
随着又把小李叫：
“李玉林！

你是車間的‘助技’，
掌管十一台湿紡机，
一組工友你領導，
还得抓紧多学习！”

乙：这专家，站起来，
他把小李子拍一拍：
“你先在这等一等，
一会儿我叫你，你再来！”

甲：不表专家叫他什么事兒，
表表答錯了題的小李子兒：
他不久以前是徒工，
工作向来有热情；
領導提升他当助技，

因为他工作有成績。

技术比較学的快，

就是办事太草率。

乙：虽說草率可有一套，
調整“馬鞍織架”有創造。

甲：誰的性子什么样，
专家完全都知道。

乙：調整器和鏈子盘，
机台上要数這場难；
专家知道這場容易忘，
因此問到病根上。

甲：李玉林，沒答上，
从心往外羞的慌。
低头在那老半晌，
专家这句“湮合老紹”，
还象在他耳边响。

乙：李玉林，在那想：
对不起专家的培养，
虽說机器太复杂，
強調客觀不象話！

甲：小李子，正出神，
忽听来叫李玉林：
“小李，小李，快来吧！
九头机头出了岔！”
小李不知怎回事，
急忙前往來观察：

“喂呀，喂呀，喂喂呀！

机头、机身咋分了家？”

零件卸了滿哪是，

哪挨哪來哪靠哪，

外行一看是不懂，

內行一看可抓瞎——

完全上好得半日，

“快手”四个鐘点也够忙活

（讀“花”）。

乙：这位专家面带笑，
和顏悅色解釋道：

“假如現在开了工，

調整器上有毛病，

比如我是保全工，

修理半天也沒行，

許多地方我不懂，

請你一件一件一边安着一边

对我來說明！”

甲：李玉林，不怠慢，
一边講着一边安，
安了三个多鐘头，
专家一直守旁边；
就象忘了明天事，
他要动身回苏联。

乙：咱再說这小李子，
机头安了十分之七八，

上着上着停住手，
左一比，右一画，
左比右画、右画左比一門晃
脑瓜。

甲：越着急还越出岔，
調整器上螺絲应当紧，
一时着忙擰倒了植，
只听“叭叉”一声响，
——升降鏈子弄掉啦！

乙：这条鏈子，也难办，
有个反面和正面，
反面正面找不对，
那可够了受洋罪；
反面正面看的清，
上上不用十分鐘。
安上了鏈子还不算，
准不准还得吊吊綫，
这条鏈子四丈半，
沉甸甸的不好干。

甲：就在这个节骨眼，
那专家，
地上有水也不管，
伏身钻到机台下，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耐心細致
来指点。
直到正午下了班，

李玉林才把机头和鏈子全安
完。

乙：李玉林，完了工，
心喜面笑一身輕，
洗着手，他叨咕：
“在早学的太馬虎，
这回实在有收获！”

甲：专家带笑开了言：
“我在明天回苏联，
以后碰到啥困难，
請写书信捎給咱！”

乙：大家一听发了楞，
多咱来的回国令？
今天咋不捆行李，
咱們帮忙送一送！

甲：专家只是眯眯笑，
他言道：
今天晚上就起程，
不用帮忙不用送！

乙：专家满腔火热情，
人人心里暖煦煦、热烘烘，
掺着一股別离情。

甲：那李玉林，忙走过，
上前把专家手来握，
又慚愧，又惜別，
又爱戴，又感謝。

“保保夫同志，
临走給我来补课，
落得你滿身汗滿手油，
我一肚子話叫我說什么？”

乙：专家忙叫李玉林：

“我有一言要記在心：
生产比做一棵树，
这技术就好比树的根。
树若大，根得深，
才能茂茂盛盛綠成蔭！
学习不断要抓紧，
中国建設靠你們！”

甲：这番話，意义深，
李玉林牢牢記在心。
一傳十，十傳百，

这件事情一傳开，
全厂工友紛紛談起来。

有的說：

“这老师对咱是真出力，
可不能不往心里去！”

有的說：

“我的朋友不算少，
象这样的朋友上哪場找？”

乙：这些話，真不錯，
苏联大哥到咱这，
为了帮咱来建設，
教咱技术手把手，
真是良师和益友。

甲：良师益友是苏联同志，
乙：中苏友好情誼深，情誼深。

中苏人民心連心

(二人轉)

耿 瑛

〔开場，男女舞上。
合：（唱大將名五更調）
中苏两国結同盟，
保卫和平反战争，
世界人民齐欢笑，
帝国主义发了蒙。

北京城到莫斯科，
处处高唱友誼歌，
祖国处处添錦綉，
感謝苏联老大哥。

苏联成就大无边，
人民胜过活神仙，

紅色月亮天上轉，
人造行星飛上天。

社會主義是巨龍，
要和紙虎比輸贏，
和平經濟大競賽，
東風絕對壓西風。

男：（說口）得了，這是一個小帽。小帽是地方戲的“頭行”，觀眾的外撈。唱完小帽下邊就是成本大套，管保你越聽越熱鬧。

女：成本大套唱什麼？

男：一不唱“劈關西”，二不唱“三只雞”。

女：唱什麼？

男：唱的是中蘇人民，深情厚誼。閑話少提，囉嗦多了大家着急，快唱吧，我的——

女：什麼？

男：伙計。

女：（唱胡胡腔）

和平白鴿飛滿天，

男：友誼花朵開滿山，

女：中蘇人民如兄弟，

男：友好故事萬萬千。

女：說的是旅大王老漢，

男：他是郊區公社一社員。

女：四八年秋天漲大水，

男：村頭的石橋被水淹，

（唱武嘍嘍）

這一天正在家把活干，

女：門外闖進小劉三，

叫聲“大叔，事不好，
你家連弟被水淹。”

男：王老漢听罷吓一跳，
急忙跑到河岸边。

見河水白浪翻滾把橋漫，

那真是天連水來水連天，

小連弟在水中連聲喊：

“救命啊！救命啊！”一聲
更比一聲尖，

王老漢有心下水把他救，

怎奈他不会水，急的眼睛
藍。

眼睜睜十岁的孩子生命危
險，

火辣辣老漢心里如油煎，

一声声連弟还在喊救命，

浪滔滔眼看大水把人淹，

巴噠噠那旁跑來人一個，

扑通通一头扎到水中间，

哧溜溜直奔連弟晃过去，
水淋淋把連弟举在头上边。

这个人将連弟救上河岸，

男：王老汉急忙走上前。

摸一摸孩子已經断了气，
王老汉两泪交流象涌泉。

女：那个人連連摆手說不怕，
他把那小連弟放在沙灘，
急忙忙給他做人工呼吸，
小連弟吐了口水死而复还。

男：王老汉一块石头这才落地，
抬起头上下来把恩人观，
見此入一頂軍帽头上戴，
有个紅星正安在帽中間，
穿一身黃軍装全都湿透，
往下看一双皮靴脚上穿。
看罢多时認識了，
他本是亚洛夫苏联軍官。
这軍官他家就在村东住，
常帮助老乡干活把水担。
王老汉見他渾身都是水，
說：“走，走，走，快到我
家把衣服晒干。”

从此后两家来住情誼重，
就象那同胞兄弟一样般。

王老汉把連弟改名叫苏弟，

为的是做紀念永远記心間。
年年給亚洛夫同志去送礼，
送的是花生、地瓜、山梨
干。

亚洛夫也送礼答謝王老汉，
送給他面包和香烟。

到后来亚洛夫搬到城里，
王老汉年年探望多往还。

光阴似箭真似箭，
轉眼过了六、七年。

五四年王老汉又去送礼，
新鮮的大鷄蛋掙了一籃，
这时候苏弟已經把中学念，
他也学会把俄文翻。

（唱喇叭牌子）

王老汉带着苏弟去，
爷两个出村走的欢，
老汉說：“你見着苏联叔叔
行个礼，
用俄語向叔叔嬲子問个
安。”

女：苏弟說：“我把入团的事对
他講，

他听了一定能喜欢。”

男：父子俩說着話儿走的快，
轉眼之間到了大連。

女：但只見滿街之上紅旗招展，
男：秧歌隊一伙一伙鑼鼓喧天，
女：道東是秋林公司百貨商店，
男：道西是藝術劇場正演“在那
一邊”，

女：道東是大連飯店人客滿哪，

男：道西是古玩商店珠寶全。

女：父子倆無心觀看路途景，
亞洛夫他家不遠在面前。

（唱武嘯嘯）

小蘇弟走上台階把門叫，
從里边走出一位蘇聯軍官。

男：王老漢一看不相認，
這才把來意說一番。

女：那軍官把他父子讓到屋里，
又倒茶來又點煙，
他說是：“亞洛夫已經回
國，

他臨走也曾對我言，
他言說市郊有個王老漢，
走的急我不能給他把信傳。”
他希望以後常通信。

男：王老漢听罷把話言：
“你以後要給他寫信，
就說我王老漢全家平安，
小蘇弟將來大學畢業，

一定要爭取留學上蘇聯，
那時候蘇弟再去把他來看。”

女：那人說：“我一定能把這個
信傳。”

男：王老漢這才告辭回家轉，
這真是高興而來敗興而還。
走着走着猛想起，
胳膊上邊沉甸甸，
老漢低頭看了看，
我怎麼還挎這個雞蛋籃！
蘇聯同志都是中國的好朋
友，

我何不把雞蛋送給那位軍
官。

想到這裡往回走，
來到那家大門前。

女：蘇弟二次把門叫，
又走出方才的那位軍官。
問：“老漢因何去而復返？”

男：老漢說：“我來送雞蛋一大
籃。”

女：那人說：“我們也不認識怎
能收禮？”

男：老漢說：“蘇聯同志都和我
們心心相連。

你們是千里迢迢到中國，

幫我們建設祖國好江山。

這深情厚誼天長地久，
我送幾個雞蛋表表心田。”

（唱大救駕）

女：那位軍官這才把禮物收下，
又送給王老漢蘇聯點心、面

包干。

男：王老漢臨別緊握軍官的手，
父子倆高高兴兴把家還。

合：這本是故事一小段，
中蘇人民友好同盟萬萬年！

（根據海尼的通訊“送禮”改編）

友誼花開萬年紅

（唱 詞）

李 殿 文

黑龍江水曲曲彎彎，
中蘇兩國緊相連；
兩岸上長滿了奇花和異草，
蒼松翠柏遮住了天。
此時正是春剛到，
真是萬紫千紅百鳥喧。
這一天風平浪靜天氣好，
江水如鏡正好行船。
只見有只木排順流而下，
波浪滾滾沖上江邊。
前梢的小伙子名叫李玉泰，
二十多歲正在當年，
還有個小王他才十八歲，
剛參加工作還不到一年。
李玉泰手中拿着撈杆四下觀看，

這木排不偏不斜走的好歡。
他坐在排頭上抿着嘴的樂，
飽賞着這優美如畫的大自然。
看南岸是親愛的祖國，
北岸是我們的忠誠朋友偉大的蘇聯。
北岸是蘇聯農莊的拖拉機響，
南岸是祖國的鐵牛在墾荒田。
這一條江水流千里，
灌溉着中蘇兩國的森林和莊田。
單等着咱們中蘇兩國把它測量好，
要把這滾滾江水變成電源。
到那時黑龍江上觀晚景，
一定是銀光閃閃火龍一般。

你看他想起了未来心如醉，
忽听见小王在背后喊連天。
李玉泰回身一看吓一跳，
但只见滚滚的大风刮黄了天。
只刮得人们难睁眼，
只刮得江水冒白烟。
刮的那木排靠了岸，
沙滩搁浅不能动弹。
这老李心急跳下了水，
那小王也连忙脱衣衫……
他二人费尽了平生力气也拉不动，

只累的汗流满面两膀发酸。
小王说：“任凭咱俩有千斤力，
要想拉动这三百多尺长的大木排
是枉然！

倒霉的偏偏就是咱们俩，
为什么今日变了天。”

你看他蹲在一旁喘粗气，
撅着个小嘴不发一言。

老李一看小伙子眼里要冒火，
赶紧过来和和气气地和小王谈：

“事到如今要鎮靜，
你縱然着急也离不了沙滩。”

小王又说：“你说说这吃的穿的
咱们一点也没带，

饿了吃个瞪眼丸？

就打着咱俩克服困难不吃飯，
可是这放排的任务多咱才能完？”

眼看天气已经不早了，
不由得老李心中暗盘算。

有心上岸去想办法，
怎奈这荒郊僻野少人烟。

說話之間天色晚，
一轮夕阳落下了山。

秋夜的晚风吹人面，
这真是肚内无食怨天寒！

且不言他二人正在为难处，
再说那苏联边防军的巡逻艇轉回
还。

他们完成了任务要回宿营地，
加大了油门跑的欢。
战士们雄姿凛凛多机警，
他们日夜保卫着中苏两国的锦绣
河山。

有一位军官他是艇长，
发现了我们的木排他忙把命令
傳，

“快艇馬上停止前进。”

他对战士们说：“你们看那是什
么东西停在沙滩？”

战士们机警的各就各位，

做好了准备开了船，
艇长問：“前面是做什么的，
为什么黑夜不走停在沙滩？”
这小王正在生悶气，
忽听得对面喊声喧。
他凑过身来問老李，
“李同志，你听听是不是召唤
咱？”
老李說：“他們喊的什么咱不
懂，
看样子是在召唤咱，
这是苏联的巡邏艇，
找到了他們就沒困难。”
你看他一边招手一边喊，
他說我們的木排擱淺不能动弹，
他連喊数声不見动静，
哪知道苏軍在船上也正为难。
这个說，他們說的是哪族的話？
那个說，可惜咱們沒带翻譯員！
艇长說：“他們說的是中国話，
咱們到那里去看看！”
这小王老李正在奇怪，
忽听得馬达响船到眼前。
苏軍战士一看是中国的木排擱了
淺，
忙把他們二人拉上了船。

这个热情的来握手，
那个又攬脖子又抱肩，
就好象久别的亲人重相会，
就好象弟兄手足得团圆。
船长拉住了老李的手，
打着手势把話来談。
他說中国朋友把心放，
要拉这木排不費难。
你們先耐心地等一等，
說完他就开了船，
去不多时他們就回轉，
带来了一位农庄主席还有一位翻
譯員。
农庄主席紧紧地握住了老李的
手，
滿面帶笑开了言。
他說：“中国朋友，对不起，
救护来迟望海涵。”
艇长說：“快讓中国朋友先用晚
飯。”
話還沒完，一包一包的东西送到
面前。
拿来了餅干、砂糖，还有牛奶，
苏联的大面包又香又甜。
友人們說：你們耐心的等一夜，
我們回去找拖船。